

张抗抗 李隽培

潮锋出现之前

CHAOFENG CHUXIAN
ZHIQI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张抗抗
李隽培

潮 锋 出 现 之 前

责任编辑：谢泉铭

封面设计：张 恢

潮 锋 出 现 之 前

张抗抗 李隽培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苏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44,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册

书号：10078·3678 定价：0.98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当前科技体制改革题材的小说。

作者以朴实娴熟的笔法、起伏跌宕的情节描写，多侧面地反映了急剧变化的时代和人物，特别是着意塑造了一群同祖国一起遭受劫难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系列，刻画出他们坎坷奇特的人生步履和不屈不挠的奋进精神，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八十年代改革者产生的必然性和历史根由。

小说既耐读又可读，结尾含意深沉，令人回味。

第一章 南下特使

—

机身蕴含着巨大的激情，沿着缀满蓝宝石般地灯的跑道缓缓滑行。发动机传出焦急的呼唤，渴望与天空重逢。在经历了一阵痛苦的挣扎和剧烈的震颤之后，它终于离开了地面的羁绊，脱离了轮子的轨迹。突然昂起头来，猛地拔地而起——飞向苍茫辽阔的空间世界。

一九八三年春节过后的第七天，北京——K市××××航班的大型客机向南方飞去。

郑伯弢端坐在紧靠舷窗的座位上，安全带不松不紧地箍在他那微微有些发胖的腹部。尽管他的耳边一片寂静——这密闭的机舱俨然一副与世隔绝的架势，他仍然觉得那股猛烈的冲击，在飞机离地的一瞬间，簌地传遍全身，在发根以及指尖上留下长时间的酥麻。那一刻中他重温了一生中经历无数次的起飞的快感，却仍然犹如第一次上天，飘飘然，轻松惬意得令人惶惑。

是不是生活得太沉重了呢？当然，没有翅膀。唔，即使制造了翅膀，还有固执而冷酷无情的万有引力……

• | •

“哈哈，伯弢兄，好哇？”

有人冲他笑，声音迎面传来。在候机大厅至东廊道的长长的平行自动电梯上一来一去，方向正相反，他认出，那是某研究院的一位老同事，大概刚出国归来。胸前的徽章和脸上的喜气一道闪闪发光。

“去哪里呢？南方？北方？伦敦？纽约？听说罗马尼亚有个经济理论学术讨论会，你不是早就准备了专论吗？”

老朋友不辞辛苦地绕了一个大圈子，兴味盎然地追到登机口，大声地询问。他似乎急于弄清这位当前在新闻界颇有影响的人物的最新去向。

“去搞一个调查。到K市。”郑伯弢回答。

“啊啊，还是那个什么……新技术开发服务公司么？”老朋友拍拍自己额头，微微松了口气。虽然刚从天外归来，反应还算灵敏。只是在上下活动的眼镜框上，留下了疑惑和不解。“你要管到底吗？”那眼神说。

是的。他想回答。而且一定管到底。否则他就不会在大年初一的清晨，急急忙忙地跑到G副总理家去。“文革”前，他曾在某研究院工作，G副总理那时是他的顶头上司，同他有不少交往。“文革”时期，他们同在一所干校，成了“患难之交”。他只有在G副总理大年初一出门“团拜”之前，才能在家门口“堵”住他。据他知道，这些领导同志都没有什么节假日。年前的最后几天里，正是这位副总理，把有关K市新技术开发服务公司最近受到压制的内参批复到他主管的部门。还附有一个综合性批示。复印件上那一页浓黑的大字，他记得一字不差，大抵，是这样的一段话：

“请下点功夫把这些案例调查处理好，一一总结，即可有个较好的政策制定出来。同时把这些事件典型报道，发些评论。当前，城市经济搞活，效益提高，知识分子的潜力如何发挥是头等大事，当然这是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必须做到这件事，这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内参中反映的情况是严重的。他并没有预料到：在这改革的浪潮中涌现的一个群众科研组织，会遭到当地组织的突然查封。这恰恰是G副总理批示的问题实质——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力是头等大事……潜力，头等大事……可是！

“你的想法呢？”G副总理的一头花白头发微微颤动，问得不慌不忙。

“我想亲自去调查。”他说得很坚决。在未见到内参和批示之前，他就下定了决心。他必须亲自过问此事。当然，不仅仅因为是他首先发现了他们，还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发现是有价值的。现在，即便那儿是一个泥潭，他也得踏进去。他一生中沒有躲避风险的记录。

登机口开始检票。

身边的秘书小卢在向那位老朋友解释什么。嗯，有必要吗？一切才刚刚开头——悬案，嘱托，争论……一身重任，能否不负众望……

登机口前，那双刚从云层降落的软绵绵的手伸过来，一脸恍然大悟的笑容：



“祝贺祝贺，南下特使，钦差大臣同志，一路平安！”

钦差大臣？好象有那么一点陈旧感，有那么一点刺耳。但是，又何必去纠正？这个由他率领的七人调查组，在G副总理亲自关心下，由国务院三个部门联合组成，去关心一个小小的民办新技术开发服务公司，这在建国几十年的科技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机舱里荡漾着一种低低的柔和的女声，好象蜜蜂从身边的花丛嗡嗡飞过。那声音在说些什么，他听不清。

约有点钟了呢？他伸手看了看表，指针指着十七点三十八分。他低头俯视舷窗外的大地，已是一片昏暗。浓浓的黑云封锁了落日的余晖，最后一抹夕阳隐没在重重雾霭之中。脚下田野山谷间闪烁的几点黯淡的灯光，宣布着黑夜的来临。

很快，灯光显得微弱与遥远了。飞机还在继续升高，平缓而稳沉地呼啸着，从黑色的云团中钻出去，闯入无边的天际里更高远的空间层次。

突然，一点金光在郑伯弢肩胛上闪了闪，似要在深灰色哗叽中山装上燃烧起来。

又一道蓝紫色的光柱，从他脸颊上划过，慷慨地投射在他灰白的头发上，刺得他睁不开眼睛。

他下意识地往舷窗前靠了靠，让那一片突然降临的神奇的阳光再度洒落在他的额头上，项颈里。他充满幸福地眯起了眼睛，陶醉在这犹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太阳的恩泽中。一阵狂喜，又一阵惋惜与忧虑，交替地从他平日表情严峻的脸上掠过。他多么感激飞行的高度与速度替他追回了已在地面消失的沉重的落日……他想到法国科学家为了延长观测日全食

的时间，驾着第一流的超音速喷气机，跟着太阳穷追不舍……古代还有夸父追日的传说。假如有一种交通工具能达到地球自转的速度，载人作环球旅行，日行八万里，那么世界永远是“光明”的。

他见过雪原日落，如一盏高悬的冰灯，银白而寂寞的雪地在那一刻变得柔软而透明，又好似一片无边的沙漠，蒸腾着热气；他见过大海日落，蓝色天幕上一颗硕大的金星，深沉的海水在那一刻急促地呼吸，敞开了自己的胸怀，它的内心竟不是蓝色的，而是一炉喷射灼烫的金红色的钢水；他见过大山日落，一个巨大的火球跌入大地的怀抱，一场世上最庄严的拥抱，那一刻沉寂的山峦变得骚躁不安，起伏的峰巅似一千匹一万匹光滑而健壮的红鬃烈马在奔腾跳跃……他见过……

然而这种种晚景，无论多么壮观，多么瑰丽，却显得短暂、匆促；每当夕阳沉落，夜幕降临，却留给他长久的惆怅，更添了几分垂暮的忧戚。正因如此，这突如其来的高空落日奇观，会使他如此惊喜。在这光与力的竞赛中，他感到青春与希望的重新降临。既然夕阳可以重生，可以挽留，何况人生、生命、岁月……呵，不不，多么荒谬的联想！

小小的舷窗，固执地透入不肯离去的残阳，也牵来了那不肯忘却的记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和高度，叩击他的心怀……

只是那一扇小窗，与此天差地别，四四方方，空荡荡没有玻璃，高高地嵌在永远湿漉漉的墙上。墙壁早已辨别不出颜色，布满既白又绿的霉斑，倒也有几分象雨前乱云飞渡的天空，在麻木的等待中启发他枯竭的想象。然而小窗外的天空

也总是缺乏生气，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当瘦骨嶙峋的胸脯感觉丝丝透骨的凉意，才见天空中飘过云翳，云层越积越厚，最后终于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细细的雨沫子，从方窗的栅栏上溅进斗室，无孔不入地钻进那硬如甲壳的棉背心里。寒颤，使他整夜无法入睡。然而冬去春来，莺飞草长，小窗的土缝里竟也钻出一支叶茎发白的羸弱的小草，在偶尔掠过的斜阳与微风中，透出几丝生意。

每当这时，他那迟暮衰败的生命便吃力地萌动起来。他专心追逐那短暂而微弱的每一缕阳光，用那起茧的牙床细细地研磨、品尝中午剩下的半片窝头，耐心地咀嚼。在唾液酶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下，那粗粝的食物居然变得滋润，在口腔里渗出一丝清淡悠长的甜味。于是思绪活跃而清晰，就象飞机上望下去的原野，河网交错，回路纵横，蕴藏在脑中多年的宏篇巨著——那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规律的理论，潺潺地涌流出来。可惜几缕宝贵的斜阳每日光临他小屋的时间实在是太匆促短暂了。他象一个饥渴的囚徒大口大口地吞咽这转瞬即逝的温暖。没有手表，也没有沙漏，一张窄小的板床，一只供写检查的木箱和一个尿桶，除此以外一无所有。这一切究竟过去多久了呢？他只记得，他是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被清扫出研究院的大门，享受“专政”的待遇的。而他在這凹凸不平的木箱上，已偷偷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引论》的第一章……阳光，生命呵……

一只热气腾腾的纸杯递到他手上。是小卢。他点点头，目光却仍舍不得从舷窗边上移开……

他用一只死蟑螂做记号，在阳光投进小屋阴湿的地面时



设立了“坐标原点”，然后目不转睛地目送它慢慢爬上霉迹斑斑的墙上，最后消失在长满铁锈的窗栏后面。一只手紧紧捏着自己的脉搏：78、79、80……呵，过去一分钟了。……2601、2602、2603……白驹过隙，光阴荏苒。那个年月，时间就是这样被计算出来。用微弱的残阳，用顽强的生命，将他十七年后醒悟的教训留给后人。然而，夜尽昼始，雨过天晴，终于有一天，他从湿漉漉的泥地上被人扶起，当他走出那空荡荡的小屋时，想到这几年来，在小窗前留下的初具规模的腹稿，他几乎产生了一种再生、新生的幻觉……

邻座传来轻微的鼾声。经常往来于空中的辛苦的同伴们已失去了互相交谈的兴趣。他虽无睡意，可手边提包里塞得满满的材料，他也懒得去看。冗长的请示报告，无休止的马拉松讨论，在架屋叠床般的各级领导部门进行越野障碍赛，还有人事部门的各种“太极拳”，使他感到精疲力竭。或许秘书又要在哪一份报告中汇报他在轿车里啃面包，在旅途中批阅文件、研究材料——足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创四化大业，须争分夺秒。天哪，他苦笑了。又是争分夺秒，不知为什么报刊的某些常用词汇总是这么贫乏而枯燥。

他把空纸杯塞进了座椅前的废纸袋，重又把身子转向窗外。一眼望去，脚下的云层犹如深黑色的土地，而头顶的晴空却是一片明亮绚丽。在黑暗与光明交接的天的尽头，一点残剩的火星依然喷射着它旺盛的热情，用猩红色的云彩划出了黑夜与白天的边界。随着飞机的继续升高，夕阳凝固不动了，好象永远不会再隐遁而去。他的头顶是一片崭新的天穹，向他展示着日月轮回的全部奥秘。他惊愕了，不知自己置身何

处。那一刻，他几乎忘了自己身负重任，只觉得有幸亲眼目睹高空追赶落日的奇迹，真是不虚此行了。

“还是休息一会吧。”小卢贴着他耳边轻轻说。“这次肯定不会轻松的。”年轻人还想说什么，咽回去了，睁着一双自认为老成的眼睛，送过来一串问号。郑伯弢微微合了一下眼皮，将问号反弹回去了。虽然，查封新技术开发服务公司的，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区政府……

他又看了一次表。却觉得一阵燥热，于是抬手调节头顶上的塑料进风口，顿时一阵清凉的气流犹同醍醐灌顶，顺着额际汨汨而下。

二

两年前他第一次听说K市新技术开发服务部这样一个新的名词、新的存在时，恰如以上清风沐浴之感。那是在江南的一个著名的避暑胜地。

位于东海之滨的那座名山，素有清凉世界的美称。年年夏天，总有许多会议在此召开。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各地名胜的高级宾馆大抵都在各种历史性的决策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那一日，日落西山已有一个时辰，蝉儿还在聒噪不已。全国性的经济理论座谈会已近尾声。代表们的治国方案，可称得上姹紫嫣红。有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结构；贞观之治古为今用；明治维新洋为中用，五光十色目不暇接。但细细析来，又不外乎是考察报告，资料综述，引伸发展，洋洋洒洒，众说纷纭。可惜没有几个来自改革第一线的时代的弄潮儿，挂着奔

腾大江上带腥味的水珠，给大家讲几件实实在在的真事——直接经验，新的尝试的得失，现身说法。这些从理论到材料、从材料到理论的发言，他犹感不足。航道开通了，那第一只船在哪里？

晚饭他只喝了几口咸菜豆瓣汤，便独自一人漫步在山间的石板路上。生命之树常绿，攀折下来的标本也还能保持鲜绿吗？望着黄昏中幽然肃立的满山翠竹，他困惑了。突然从竹林的小径中走出一个青年人，拦住了他的去路。青年人穿一条海军蓝军裤，极普通的白衬衣，使得老头对他颇有好印象。他由于紧张而脸色发白，讷讷地解释说，他是本省某研究所的情报资料员，抽来为会议服务，任务是拍照、复印并把成车的资料送下山去。不过，不过……有一个问题想向他请教。他讲得激情洋溢，却杂乱无章。郑伯骥微笑起来，他已经大体听懂了。再经过选频放大，可归纳为如下：

半年前，K市六十余名科技人员自愿组织起中国第一家民办技术推广服务部，后改名为新技术开发服务公司。这个服务公司共拥有三十七个学科的专业技术人才，进行业余科研和技术服务活动。但由于自筹资金，必须在社会服务中求得生存。因此，在组织结构、市场分析、课题选择、知识流动和服务对象上，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甚至还有财务支付的手段，也与现行的规章法纪不断撞车。既是民办，就没有银行账户户头，于是对外的业务联系就发生了困难。后来东城区工业局同意把服务部收在他们名下，刻了一个东城区新技术服务部的公章，才算开张。东城区工业局的条件是，要服务部提供一些科研成果给区办厂。服务部欣然答应。然而，对

这样的科研组织，究竟合法不合法，说法很不一致。目前，就连技术服务公司的成员自身也惶惶然……切盼经济理论界的老前辈能在百忙中给予关切……

晚风夹着露水的凉意，从他汗湿的衣衫钻入毛孔，不由浑身一阵舒坦。竹林飒飒，溪水淙淙，不知何处飘来梔子花的香味。夜幕下，清凉世界终于降临。星星离得好近，撒落在远近山头，好似伸手就可以够着。他们在一块石头上谈了好久，直到山岚四起，寒气袭人，那小伙才挽着他的胳膊，一脚深一脚浅地踩着夜色中依稀发白的山道，送他回招待所。郑伯弢心里一阵狂喜，由于激动而走得跌跌撞撞。这位青年资料员是从会议名册中找到他的。也许是“病急乱投医”，无意中却摸对了门。他一天天不正是盼望着这活的、新的、艰难的创造么？火山爆发后，奔腾的岩浆遇到大山的遮挡便会形成埋藏矿藏的山沟。这块古老的土地每天都有萌生的新芽，后生可畏呀！

“您下山时，一定亲自去看看，保您大有收获……”小伙子在他欣喜的目光下恢复了自信，一双钳子似的手捏得他胳膊好疼，唯恐他重又消失在白发苍苍的人堆里。

“一定一定。”他连连点头保证。他的心情，是恨不得立即下山去的。这一夜，他失眠了……

舷窗外已是黑沉沉一片。夕阳终于沉落于他的视线之下，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求新生了。宇宙间没有永恒的占有，黑夜和白昼互不可替代。机身在迅速下降，他觉得体内的每一个部件都好似被一股巨大的吸力在往下拽。他张大了嘴，耳膜仍然在轰鸣，一种膨胀感在驱逐着围绕他的思绪。一个半小

时的空中飞行，引起人多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遐想。而现在，他很快就要重新回到地面上去了。

“一共七位，注意照顾大家。”他吩咐小卢。

广播在播送地面气温，能感觉出机翼正庄重地伸展着，对准了跑道，蓝色的地灯在黑暗中闪烁。他似乎嗅到了江南二月湿润的空气，熟悉的家乡气息，四十多年啦！

谁会来接呢？他脑中忽然掠过这个问号，又是华蕴夫妇？但愿不是。不过潜意识中反对的理由是微不足道的。干吗要把个人的情愫，同公事纠缠在一起？笑话，并没有缠在一起嘛。不、不……

机身发出巨大的轰鸣，颤抖了一下，安全着陆。在它长时间不厌其烦的滑翔中，郑伯弢突然想起了自己那部未完成的《引论》，现在，他觉得它既遥远又陌生，如同在飞机上看到的一条小河。……呵，可惜已是夜间，否则他会从飞机上望见那条明澈而秀丽的大江，从重重青山中奔泻而来……如在初秋，也许还可看到那海潮入江的奇观。几丈高的大潮如一条疯狂而凶猛的巨蟒……可惜，现在还是二月……

三

两年未见，她仍然显得那么年轻，即使微笑时眼角的皱纹也不易察觉。乌黑发亮的头发没有一根银丝，谁知是不是染的？在候机厅等待取行李的时候，郑伯弢在照例的寒暄中漠然打量着她。吊灯重重映亮客脸上的缺点一览无余，可她眉清目秀，笑容可掬，穿着一件雪花呢短大衣，浅灰色兔毛围巾，服服帖

帖地在领口环绕一周，庄重朴素，浑身上下挑不出一点毛病。市科技局局长、市委书记徐浩的夫人总是以这种形象出现。

“老徐去中央党校学习了。刚走没有几天。”她轻声解释。“临走时一再交待，要我把你们照顾好。让你们休息好。近来外宾多，市委还是给调查组专门作了安排。呵，老赵……”

旁边有人迎上来，象背书一般流利地报告，郑主任愿住云岭饭店、梅山饭店或是西林宾馆，都可任意选择。但梅山远些，云岭陈设太旧，西林靠市区，欠安静……

“就住西林吧。”郑伯弢痛痛快快使用了自己的“选举权”。凭他模糊的记忆，各有一套繁琐的会客制度的高级宾馆中，还是西林方便些。

前来迎接的主人不少，一辆装空调的面包车，三辆轿车，浩浩荡荡开出机场。一路上华蕴寡言少语，既不提两年半前郑伯弢的K市之行，也不对此行发问，偶尔谈几句天气，或是农村的大好形势，还有某地的新产品……她讲一口南方普通话，柔中带刚，慢声细语，叫人听起来舒舒服服的。

“孩子都工作了吧？”他觉得气氛过于严肃了，或者，为了表示友好。

她点点头，并不一一解答，好象她和郑伯弢从来并不相识。他们之间没有任何除了工作之外的联系。当然没有。调查组的全体同志都不会发生误会。再说，她可不是那种喜欢拉家常的夫人。

车行中，一串串不相干的数字在郑伯弢脑中纷至沓来：一百亿个脑细胞，每天死去十万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细胞分裂七次，就到了生命的极限……呵，又是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来日苦短，争分夺秒……向谁去夺呢？死神？

他们将他们一行七人送至宾馆大厅，交由赵处长安排，便告辞了。郑重握手，淡淡一笑，恰到好处。自然，她不会把私事搅到公事里来，她是个聪明人，何况，本来就没有什么。

赵处长在安排房间的过程中不断征询意见，不无真诚地反复解释：因锅炉检修，热水只能隔天有一次；天津牌的空调拆除过早，日立空调还在上海口岸等待运来，或许暖气不足……总之工作没有走上正规，距中央要求很远，也说明宾馆近期思想工作抓得不紧……如此等等。

郑伯弢望着他那光滑柔嫩的婴儿般滋润的皮肤，感到十分面熟。然而记忆力衰退，怎么也想不起来。虽然已近二十点，餐厅还是备下晚餐，两荤一素：宁式鳊糊，笋丝肉片，开洋菜心蘑菇汤。清淡而富有营养。很符合……怎么说呢？高蛋白低胆固醇，很符合他的年龄，可惜量太多了些。

“一汤一菜就可以罗。”他低声自语。赵处长立即侧过脸，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可他的眼珠，却如毫无内容和活气的玻璃球。这一瞬，郑伯弢脑神经的某一条通路电阻骤然下降，他断定自己并不认识此人，可又无时无刻不遇见他们。都是一式的衣履整洁，面容光润，目光谦和，恭恭敬敬……就好象……好象什么？凡是患克汀病呆痴症的孩子，无论出生在什么地区，生身父母长相各异，都是同样低额头、塌鼻梁、鼻翼厚肿、眼皮浮肿……他们的第二十一对染色体常是三倍体，性染色体是超雌(X X X X)，……哎，怎么能这样类比呢？未免过于刻薄了。他待人一向宽厚大度，于是心里不由生出几分歉意。

夜深沉。树叶渐渐沙沙地响，好象是下起了小雨，飘进一

